

暈船

我曾經以為沒有了海鳥的自我仍可以繼續活著，然而事實證明那樣的生命幾乎是苟延殘喘。

大一上連續幾個月都以窩居宿舍作為日常消遣，生病之後，床鋪是最後剩下能夠固守不被侵犯的領域了。然而下學期剛開學，我收到消息，有人在台南北門急水溪口看到稀有的黑嘴端鳳頭燕鷗，反覆猶疑後，終究還是請掉週一八節必修課，騎車前往四十三公里外的急水溪口。

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讓我臉上沾滿陽光，急水溪右岸的小徑盡頭停著兩三台車子，兩側盡是無法指認的碎裂貽貝。紅樹林在退潮時變得赤裸，巨大的裏海燕鷗漠然掠過，我凝望著牠，心想不曉得那雙翅膀去過哪裡。

經過海巡的安檢所，踏過小小的水泥橋，海濱接納人造物，橋面因而佈滿細沙。風有些大，能感覺到細碎海沙在齒間被磨損為更細碎的模樣。我咬嚙著沙，遠遠看見零星的鳥人和好動的黑腹濱鵲，以及溪口外那片沙洲上的燕鷗群。

即便知道望遠鏡延伸的視野有限，幾分鐘後，我還是走到水邊，想要看清那群嘈雜的燕鷗。春季正是候鳥大量過境的時節，我們所身處的島嶼正好位於東亞澳遷徙線（East Asian-Australasian Flyway）上，鳥兒經過長途跋涉後，充滿食物的溪口總能看到不少需要休息的個體停留。

透過望遠鏡，仍能勉強區分出裏海燕鷗與鳳頭燕鷗，然而黑嘴端鳳頭燕鷗經常與鳳頭燕鷗混群，且與後者極為相似，僅憑雙筒望遠鏡並無法辨別出牠那顏色偏橘的喙以及黑色嘴尖。想到這隻曾消失百年、一度被判定滅絕的海鳥就混群在眼前的鳳頭燕鷗中，我感到極為不真實。

身為來自島嶼東部的觀鳥者，整群的鳳頭燕鷗不曾出現在我的成長記憶裡頭，取而代之的是夏季繁殖的小燕鷗和其他過境、繁衍後代的小型燕鷗。只有一次，為了更靠近春過境的普通燕鷗群一些，我讓身體盡量低伏，在卑南溪口的礫石灘上緩慢前進。直到和牠們的距離剩下約五、六公尺時，我發現一顆被浪花打溼的石頭上，站著一隻不太一樣的燕鷗。

直覺要我按下快門放大檢查，結果那是一隻東部不太常見的鳳頭燕鷗。我好開心，我想要又叫又跳，但鳥還在面前，所以我只能把又叫又跳放在心裡然後繼續開心。那隻鳳頭燕鷗雜亂的黑色冠羽，被春季尚未消停的東北季風梳平，牠以流線型身軀正面迎向暮色中的風，展現出燕鷗亞科自帶的古老優雅。

風颯颯獵獵刮出大地的呼吸聲，小白鷺的步伐跨進東部的夜晚。在我眼中，那張過暗的照片，比八月正午的陽光還要耀眼。當時我從未見過鳳頭燕鷗，而我怎麼可能如此接近一個存在於圖鑑上的圖像、一個腦海中不被預期的幻想？或許再接近一個廢棄寶特瓶的長度，牠就會轉身離開，於是我曾經以為那幾公尺，是我這輩子和鳳頭燕鷗所能達到的最神聖距離。

南部的海與東海岸不一樣，東邊的浪讓圓潤的礫石更加圓潤，水與石相互摩擦，長久以來，海的心跳就這樣硃硃嘩嘩跳動著。我摩娑腳下由細緻沙粒堆疊而成的海岸，幾隻鳳頭燕鷗從沙洲上飛起，牠們在海上覓食，鎖定目標後向下俯衝，但牠們並不入水，只是輕觸海面，隨後優雅升起。牠們是海風的子民。

海水漲潮了。鳥群飛起，逐漸向溪口內部移去，銀白亮色的天空綻出一朵紛亂的雲。為了觀察燕鷗停留的位置，我順著來時的路徑往回走，在沙上壓出能塞下一隻紅胸濱鵲的腳印。

暈眩感在腦袋裡不輕不重的擴散開來，打開手機行事曆，發現已經三天沒吃萬憂停了。最後一次回診，醫生確認過病況後，要我漸次減少藥物服用頻率，若是情況順利，應該很快就不用再見到這顆讓我體內充滿血清素的藍白膠囊了。減藥過程不太順利，吃了半年的藥，一減少服用頻率，身體立刻發現失去長期依戀的對象，於是我得經常在上課的日子裡面對頭重腳輕、頭腦脹痛的暈眩。

走回急水溪的安檢所旁坐下時，體感已經接近暈船的狀態。日光強勁，我拿出頭巾包住頸部，在臉上塗抹防曬乳。勻開乳液的瞬間，帶有鹽分的風拂過臉頰，頓時我感覺自己仍在海上搖晃。陽光、海鳥、暈眩還有隨著海風擴散的防曬乳味，在在恍若海上的時光。

高中時，我經常在社群媒體上看見大家出海賞鳥的貼文，而自己卻連賞鳥船班的資訊都得不到，妒嫉與自卑混雜成痛苦，直到在一場海鳥講座上認識了講師 C。C 研究海鳥十餘年，有次我問他，知不知道哪兒有賞鳥船的資訊，他想了想，告訴我真想出海的話，就跟他們去海上調查好了。

然而，因為研究與工作的緣故，C 早已習慣海的溫度、色澤與力量，我經驗不多，仍在適應海的一切，其中最難以克服的是暈船，第一次和他們出海時，我吐了五、六次。長年安於平穩的身軀，突然必須以無法固定的姿態面對晃動的視野，名為暈眩的怪物在體內慢慢茁壯，當你察覺時，精神與心力已被剝奪，你因而開始痛恨海，咒罵海的詭譎與無情，但是怪物挾帶胃酸和半消化的食物經由食道從口腔躍出時，你頓時之間心神放鬆，以為終於找回身心的掌控權，所以轉而信任海的遼闊和包容，並相信能夠將晃動經驗化作對抗暈船的力量，渾然不覺體內另一隻怪物已悄悄成形。

循環周而復始，暈船的人上岸後便想念起海的豐饒，全然忘了面對充斥荒蕪與痛苦的海洋時，自己是如何渴求解脫。海的存在恆久穩定，表象卻變動無常，蘊藏的隱喻幾乎和愛一樣複雜深刻。C 帶領我認識海，也體驗愛，只是當他離去，仍置身其中的我卻無法獨自克服痛苦。

有一回，C 帶我到澎湖出差調查。我們接連去了雞善嶼、錠鉤嶼，中途停靠鳥嶼用餐，接著又到險礁嶼去。險礁嶼沙灘上有著數百隻正在繁殖的鳳頭燕鷗與紅燕鷗，牠們不飛行時，就用修長嘴喙梳理羽毛，時而仰頭發出鳴叫，看見出獵的成鳥降落，

便邁著小小的雙腳，一搖一擺走向前去試圖分一杯羹。幼鳥渾身絨羽，發出細聲叫喚，如導航塔般指引返航的親鳥在吵雜流動的鳥群中找到自己。

航行途中天氣炎熱，似乎世界上所有涼意都消逝無蹤，C挪動位置，好讓我能夠把頭倚在他腿上休息。他用厚實的手覆蓋我的頭頸，某個瞬間，我以為那並不是一雙手，而是一對穿過海霧，被數萬公里的陽光、季風、雨水撫摸，見識過降生與死亡的翅膀，當他伸出雙翼，替尚未學會飛行的幼鳥建立遮蔭，初級飛羽上還沾染些許鹽份。

C花了大量時間研究燕鷗，長期接觸海洋的他曾戲稱自己是海王，起初我覺得他像海，後來認為他是大洋裡飄盪的信天翁，又或者，一隻海鳥背後所包含的，本來就是一整片廣闊無邊的海。

人首先都是被海的平靜吸引，接著為了追尋連自己都未知的意義而開始探索。海洋調節氣候、提供資源且深刻影響人的文化，海可以是荒涼的曠野，也可以是流著奶與蜜之地。陸地上的人對海抱持浪漫的幻想，就像期待一片沒有蚊蟲的溼地，崇尚一趟毫無晃動的航行。當大浪襲來，船隻從高處下墜，在港口出現前，海上的人無處可逃。

潮水漫入溪口，原先在泥灘地上覓食的黑腹濱鵲受驚般飛起，尋找下一個停駐點。鳳頭燕鷗群不斷起飛、降落，最後紛紛停泊在水中直立的水管上。我向旁邊一位陌生友善的女性長者借來單筒望遠鏡，一隻隻比對，試圖找出嘴尖染墨的個體。不知為何，這群燕鷗並不停駐太久，總在毫無預兆時飛起，復又落下，天空中的鷗鳴與風聲混合成一片嘈雜的聲景。

歐亞大陸、澳大利亞、中南半島、東亞島弧、珊瑚礁島、火山島、玄武岩、沙洲，乃至於小島上提供睡眠空間的小小凹洞，於燕鷗們而言都只是暫歇的停棲點，或許牠們並沒有「家鄉」的概念，而假設牠們溝通的語言夠複雜，那麼「海洋」這個詞彙及背後所代表的意義，肯定比「家」還要更接近「家鄉」。牠們修長的雙翅天生就適合在水面上進行長距離滑翔。

有些海鳥是漂泊者，於固定範圍海域長期流浪；有些海鳥則像旅人，定期往返不同陸域。很多人喜歡把候鳥的來臨說成返鄉，似乎認定了這裡就是牠們的家，但對那些在旅途中耗費大半輩子的鳥兒來說，遷徙是不需要思考和遲疑的事情，牠們只是跟隨與生俱來的指引，不斷往返擁有適宜氣溫與豐饒食物的棲地。當一隻鳥決心振翅離開，你無論如何都無法挽留。

眼前冒出明晃晃的霧氣，我吞飲好幾口水，用掌心輕撫胸口，試圖讓暈眩退潮。此時腦中再次浮現第一次出海的光景。彼時海的湧動比現在更加劇烈，船上多數人都受暈眩所苦，不過當第一隻黑腳信天翁在遠方出現，每一隻望向海鳥的眼睛，都散發出比任何事物更加純粹的光芒。

在認識海鳥前，我從未發現以海為生命中心的鳥類們是如此迷人，無法挽留海鳥的離去，使我感到靈魂被斧鑿出難以言喻的悲哀，那正是我回到陸地、服用萬憂停的原因。

距離最後一次和 C 爭執斷聯已經過去好幾個月，醫生告訴我，憂鬱症若要好轉，可能暫時不出海會比較好。在某個哭泣完，如常吞下萬憂停的夜裡，我夢見寢室床板成為帶有芳香劑味的船艙通鋪，地面濕黏，冷氣吹出鹹鹹的風，在衣架上凝出了鹽。推開房門，雜物在蓄滿水的洗手檯聚集成長條垃圾帶，紅領瓣足鸕成群結隊在裡頭尋找食物，學姐大喊：「Booby！（鯉鳥）」的瞬間，藍臉鯉鳥飛過走廊，白腹鯉鳥緊隨其後；船身搖晃，黑夜被陽光取代，整個海面閃耀晃動的光芒。宿舍成了一艘在海面上漂蕩的漁船，海潮湧向不遠處的無人島嶼，烈日曝曬，數百隻黑腳信天翁穿越夢境與現實的邊緣，朝我們滑翔而來。

連藥物都不能使我忘記海洋。誠如張懸所言，我再也不可能累積出那麼多的眷戀、疲憊和思念¹。要理解海鳥的世界，從來都只能走向海，於是回到陸地上的我還是想念海洋。

C 對生於島嶼的我，既是鳥，也是海。無處不在，卻又飄盪不止，曾經靠近，倏忽以無重力似的飛行遠離，就算是再好的望遠鏡也看不見。尚未學會飛行的我，只能在陸上憤怒無助地凝望海，而航行時又飽受暈眩噁心所苦，於是我嘗試控訴海洋、理解海洋，我想我最後會變成海，可是我沒有。

我只是一個暈船的人。

潮水漲到最高點時，近百隻鳳頭燕鷗與裏海燕鷗交錯飛行，飄動的景象如水環繞，暈眩卻仍沒有退去的跡象。一隻燕鷗低飛掠過頭頂，間歇發作的戒斷症狀已讓我無從辨認牠究竟是否為黑嘴端，恍惚間，我看見 C 走到身邊坐下，我緩緩閉上眼，挨著他巨大柔軟的羽毛，安靜等候暈眩停止的那天到來。

¹ 出自張懸的歌曲〈日子〉。